

## **June 21, 1960**

### **Conversation from [Mao Zedong's] Audience with a Japanese Literary Delegation**

#### **Citation:**

"Conversation from [Mao Zedong's] Audience with a Japanese Literary Delegation", June 21, 1960,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Gang er si Wuhan daxue zongbu et al, eds., Mao Zedong sixiang wansui (Long Live Mao Zedong Thought), vol. 4 (1958-1960) (Wuhan, internal circulation, May 1968): 293-297.

<https://wilson-center-digital-archive.dvincitest.com/document/230145>

#### **Summary:**

Mao and visitors from Japan discuss their common struggle against American imperialism. While Mao notes that China once fought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he emphasizes that they are now targeting the US and Chiang Kai-shek. He promises to have China support and learn from Japan.

#### **Original Language:**

Chinese

#### **Contents:**

Original Scan

Transcript - Chinese

## 接見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主席：**非常欢迎你们。对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感到很高兴。你们的斗争对中国，对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支持，你们斗争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这个国家曾经控制着中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台湾都有军事基地，实际上占领的还有南越，巴基斯坦以西还有许多国家就不讲了，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去年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访华时，和张奚若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敌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火。现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大大超过了去年的这种说法，斗争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去年所没有想到的。这次斗争是从反对“安全条约”爆发的，其基本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岸信

介,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因为条约是日本反动派在众议院强行通过的。就是说,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工人罢工不是提经济口号,而都是提政治口号,是世界上少见的。而且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如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在“六一五”惨案发生的第三天,就召开了全校大会,率领大家上街示威游行。牺牲者是东京大学学生,叫樺美智子,现在在全世界闻名。她父亲叫樺俊雄,是中央大学教授,专攻法律。好象有好几千的教授都组织起来了,妇女也赶上去了,还有和尚,宗教界也出来了,工人、学生是主力。明天还要有更大的规模的罢工。

你们对你们国内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见没有?

野间宏(团长):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感动。我们是元月四日到达北京的,在北京车站发表声明时就说:我们要在北京参加日本人民的斗争。当天晚上,第二天早晨听到日本有五百四十万人参加总罢工的消息后,很感动。这表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走向新的道路。在日本,最初时斗争性质是反帝这一点,还不明确,“六一五”事件后,日本人民阻止了艾森豪威尔访日,自觉地认识到斗争是反美的,日本民族反美力量团结起来了。斗争不会停留,将会继续前进。

主席:好!这样就好办了。日本有军事基地,过去对它没有办法,苦恼,又不能去打它。现在你们日本人民想出来一个好办法,就是全民性的群众斗争,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以外,其他所有的力量都要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过去基本上也是用这种办法,中国过去还有武装斗争。但“五四”运动时并没有武装斗争。一九一九年也是反对巴黎和会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事,当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两年后,一九二一年党才诞生,开始人数很少,几十个人,是马列主义小组。以后有北伐战争,是一九二六年,那时和国民党合作,这段历史你们都很清楚。一九二七年北伐到长江一带,蒋介石反共,逼着我们打内战,我们没有准备,突然遭受袭击,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又与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与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我说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负担了,因为你们没有殖民地,相反地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有军事基地一点来说是殖民地,但是你们还有个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被美国支配着。从这个意义来说,又是一个半殖民地。你们现在不欠账了,相反地外国人欠你们的账。这个外国人就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法国。所以日本人民现在愤怒起来了。我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过,我不相信象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家统治。现在谁在教育日本人民:是美国人做你们的反面教员,同时也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欺侮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所以我们的仇恨目标转移了,不是日本,而是转到美帝国主义身上来了。相反地,我们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为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有共同立场。现在压迫中日两国人民的是美国。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谁呢?是英国吗?过去是,后来美国取英国而代之。法国在中国过去也有势力范围,但二次大战开始时就没有了,美国就代替了英、法。

你们被压迫的历史不长,我们很长,有一百多年。但是你们的工业、经济、文化

比我们中国发达。我们是落后国家，现在你们还可以看到落后的遗迹。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按人口比例比你们少。你们是否普及中学教育了？（团员龟井胜一郎说：战后是这样，普及了初中教育。）我们还没有，再过几年才能赶上你们。当然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你们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問題，即除大资本家外，和外国资本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野间、龟井说：有。）对这个阶层，你们要团结。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找上海的资本家谈谈。

野间：在日本就曾研究过这个问题。有，有兴趣，很想和资本家谈谈。

主席：柯庆施同志是上海市市长，也是上海市党的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有事情可以找他。

柯庆施：我可以组织这个谈话。

主席：（问过大家年龄后）你们都比我年轻。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年轻的、比较不出名的、地位比较低的、财富比较少的人作出来的。比如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就是工人出身，你们总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九五八年我们召开党代会时，曾经谈过这件事，后来作过调查，调查全世界在三百年以内搞发明创造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调查整理出来的结果，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出名的、年轻的、地位比较低的、比较穷的。不知你们日本情况如何？难道好事情都是老头子、做大官的做的吗？我就不相信。包围哈格蒂，赶走艾森豪威尔的也是那些年轻人。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竹内写的一篇短文章，写得很好，是青年报请你写的吧？

竹内：（用中文）：我平常喜欢读毛主席的文章，今天蒙老师的夸奖，我很荣幸。

主席：你们在中国还会呆一个时间吧？

野间：到中国已经二十二天了，还剩下十天左右。

西园寺：我还要再呆几年。

主席：你回不去了吗？

西园寺：因为说了岸信介很多的坏话，回去怕回不来。

主席：岸信介倒台后再回去。

西园寺：岸信介倒了，还会有第二个岸信介出来。我在北京，也可以参加日本人民的斗争。

主席：我们总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总是同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日本人民在一道的，同岸信介不是在一道。世界上的事情在变化，变化得特别快。如四、五年前我见过许多日本朋友，一提到美国的事情，他们都不开腔。我看那时日本朋友是在想问题，听我们说的话，他们不反对，愿意听下去，不替美国辩护。现在情况变化了，因为日本人民在日本各地做起来，写标语来反对“安全条约”，要求取消军事基地，撤回U-2型飞机，美国佬滚回去。冲绳人民起来当面质问美国人：“你们究竟还要占领多久？”大家都谈开了，作起来了。日本的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有几百万人，这是四、五年前所不能设想的。我看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有希望的。把美国军事基地取消，“安全条约”取消，日本的永久和平是有保障的，亚洲和平也有保障。祝贺你们取得的胜利。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并不知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后来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周总理也

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一則沒有錢进大学，二則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中等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過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后来反对军阀，受《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党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周总理也是念不下去，跑到日本住一年，回来搞“五四”运动，军阀要抓他，又跑到法国去搞勤工俭学，开始给报館（申报）写稿子，以后又搞共产主义小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恢复工业，人少，招了很多华工，去帮助恢复工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很多人跑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念书。中国是经过很多曲折道路才成功的。

一八四〇年发生鴉片战争，一八六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太平天国，经过十三年失败了。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参加的戊戌政变，也失败了。以后有许多人跑到日本，有一两万人。一九〇六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袁世凯要作皇帝，接着军阀混战，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召开大会。一九二六年北伐，一八二七年蒋介石叛变，我们转到地下，开始打游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共计打了二十二年仗，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时对国外的目标改变了，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变成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了。到一九四九年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到去年是十年，这十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

这十年里有些成绩，究竟是时间短，成绩并不多。拿钢来说，去年才××××万吨，你们是××××多万吨。其他工业也有些发展，按人口平均很低，比你们差多了。

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的历史，都是自己亲身经过的，说明中国人民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们这辈人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你们也会逐步觉悟起来的。方才我说过，有些日本人四、五年前不敢讲美帝国主义，但是去年浅沼敦与张奚若发表共同声明，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过了一年，日本人民就掀起了这样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应该说进步很快。你们会比我们搞得快。我们搞了一百多年，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是一百零九年。现在“安全条约”还没有反掉，反掉的是艾森豪威尔访日。“安全条约”现在还存在，但是会反掉的。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也不好说是哪年哪月可以反掉，但总会反掉的。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你们同美国开仗，可以不采取打仗的办法达到目的，别的地方还没有先例，也许你们会创造先例。先例也有，如一百八十年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把英国赶走了，他是采取战争的办法。印度独立并没有打仗，英国人允许了印度独立。你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办法，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办法，就是现在这个办法。成立一个“阻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这个机构，斗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这个机构包括一百多个团体，我们中国过去没有象你们这样。

**总理：**这样的机构中国过去没有，中国有个各界联合会，但搞了一下就垮台了，你们搞了十八次统一行动。

**主席：**十天你们回到日本，日本的斗争还在继续。你们过去没有来过中国的可能不熟悉，

呆下去就熟了，你们会知道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

**野间：**对这一点我们很了解，全团都很感谢。

**主席：**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学习彼此的长处。关于馬列主义的传播，你们比我们早。我们最先是从小日本得到的。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这个人现在是否不在了？

**野间：**x x从中国回去后，他才死的。他还写过一首诗欢迎x x回日本。

**主席：**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野间：**听了你的有益的谈话，很感谢。有一个问题，可否问一下？

**主席：**可以。

**野间：**我曾反复读过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毛主席是否还想写新的哲学著作？

**主席：**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想写一点。《矛盾论》已经很早了，想把从那以后这段中国革命经验总结一下。

**野间：**希望你再完成一本哲学著作。

**主席：**现在精力比过去差了。我比x x小一岁，去年十月国庆节我问他，他是一八九二年生，我是一八九三年生。

**野间：**但是看不出毛主席年岁有那样大，看起来和我们一样年青，就是在世界上有名这一点同我们不一样。

**主席：**年岁大了，所以创造性也减少了，这是自然的规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主席：非常欢迎你们。对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感到很高兴。你们的斗争对中国，对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支持，你们斗争的对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主义。这个国家曾经控制着中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台湾都有军事基地，实际上占领了本国的领土。去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敌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了。现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大大超过了去年的这种说法，斗争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去岁所没有的。这次斗争是从反“安全条约”爆发的，其基本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岸信介。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因为条约是日本反动派在经济上强行通过的政治口实。就是说，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工人罢工不是提经济口号，而是提政治口号，是世界的少见。而且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如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在“六一五”惨案发生的第三天，就召开了全校大会，率领大家上街示威游行。牺牲者是东京大学学生，叫桦美智子，现在在全世界闻名。她父亲也叫桦俊雄，是中央大学教授，专攻法律。好像有好几千的教授都组织起来了，妇女也赶上去了，还有和尚，宗教界也出来了，工人、学生是主力。明天还要有更大的规模的罢工。

你们对你们国内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见没有？

野间宏（团长）：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感动。我们是元月四日到达北京的，在北京车站发表声明时就说明我们要在北京参加日本人民的斗争。当天晚上，第二天早晨听到日本有四百四十万人参加总罢工的消息后，很感动。这表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走向新的道路。在日本，最初时斗争性质是反帝这一点，还不明确，“六一五”事件后，日本人民阻止了艾森豪威尔访日，自觉地认识到斗争是反美的，日本民族反美力量团结起来了。斗争不会停留，将会继续前进。主席：好！这样就好办了。日本有军事基地，过去对它没有办法，苦恼，又不能去打它。现在你们日本人民想出来一个好办法，就是全民性的群众斗争，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以外，其他所有的力量都要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过去基本上也是用这种办法，中国过去还有武装斗争。但“五四”运动时并没有武装斗争。一九一九年也是反对巴黎和会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事，当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两年后，一九二一年党才诞生，开始人数很少，几十个人，是马列主义小组。以后有北伐战争，是一九二六年，那时和国民党合作，这段历史你们都很清楚。一九二七年北伐到长江一带，蒋介石反共，逼着我们打内战，我们没有准备，突然遭受袭击，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又与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与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件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我说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负担了，因为你们没有殖民地，相反地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有军事基地一点来说是殖民地，但是你们还有个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被美国支配着。从这个意义来说，又是一个半殖民地。你们现在不欠账了，相反地外国人欠你们的账。这个外国人就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法国。所以民族会长期的受人家统治。现在谁在教育日本人民？是美国人做你们的反面教员。一九四五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欺侮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所以我们的仇恨目标转移了，不是日本，而是转到美帝国主义身上来了。相反地，我们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为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有共同立场。现在压迫中日两国人民的是美国。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谁呢？是英国吗？过去是，后来美国取代了英、法。美国在中国过去也有势力范围，但二次大战开始时就没有了，美国就代替了英、法。

你们被压迫的历史不长，我们很长，有一百多年。但是你们的工业、经济、文化比我们中国发达。我们是落后国家，现在你们还可以看到落后的遗迹。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按人口比例比你们少。你们是否普及中学教育了？（团员龟井胜一郎说：战后是这样，普及了初中教育。）我们还没有，再过几年才能赶上你们。当然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你们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即除大资本家外，和外国资本

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野间、龟井说：有。）对这个阶层，你们要团结。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找上海的资本家谈谈。

野间：在日本就曾研究过这个问题。有，有兴趣，很想和资本家谈谈。

主席：柯庆施同志是上海市长，也是上海市党的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有事情可以找他。

柯庆施：我可以组织这个谈话。

主席：（问过大家年龄后）你们都比我年轻。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年轻的、比较不出名的、地位比较低的、财富比较少的人作出来的。比如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就是工人出身，你们总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九五八年我们召开党代会时，曾经谈过这件事，后来作过调查，调查全世界在二百年以内搞发明创造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调查整理出来的结果，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出名的、年轻的、地位比较低的、比较穷的。不知你们日本情况如何？难道好事情都是老头子、做大官的做的吗？我就不相信。包围哈格蒂，赶走艾森豪威尔的也是那些年轻人。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竹内写的一篇文章，写得很好，是青年报请你写的吧？

竹内：（用中文）：我平常喜欢读毛主席的文章，今天蒙老师的夸奖，我很荣幸。

主席：你们在中国还会呆一个时间吧？

野间：到中国已经二十二天了，还剩下十天左右。

西园寺：我还要再呆几年。

主席：你回不去了吗？

西园寺：因为说了岸信介很多的坏话，回去怕回不来。

主席：岸信介倒台后你再回去。

西园寺：岸信介倒了，还会有第二个岸信介出来。我在北京，也可以参加日本人民的斗争。

主席：我们总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总是同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日本人民在一道的，同岸信介不是在一道。世界上的事情在变化，变化得特别快。如四、五年前我见过许多日本朋友，一提到美国的事情，他们都不开腔。我看那时日本朋友是在想问题，听我们说的话，他们不反对，愿意听下去，不替美国辩护。现在情况变化了，因为日本人民在日本各地做起来，写标语来反对“安全条约”，要求取消军事基地，撤回U—2型飞机，美国佬滚回去。冲绳人民起来当面质问美国人：“你们究竟还要占领多久？”大家都谈开了，作起来了。日本的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有几百万人，这是四、五年前所不能设想的。我看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有希望的。把美国军事基地取消，“安全条约”取消，日本的永久和平是有保障的，亚洲和平也有保障。祝贺你们取得的胜利。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并不知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后来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中等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后来反对军阀，受《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



产党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周总理也是念不下去，跑到日本住一年，回来搞“五四”运动，军阀要抓他，又跑到法国去搞勤工俭学，开始给报馆（申报）写稿子，以后又搞共产主义小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恢复工业，人少，招了很多华工，去帮助恢复工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很多人跑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念书。中国是经过很多曲折道路才成功的。

一八四〇年发生鸦片战争，一八六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太平天国，经过十三年失败了。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参加的戊戌政变，也失败了。以后有许多人跑到日本，有一两万人。一九〇六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袁世凯要作皇帝，接着军阀混战，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召开大会。一九二六年北伐，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我们转到地下，开始打游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共计打了二十二年仗，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时对外国的目标改变了，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变成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了。到一九四九年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到去年是十年。这十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

这十年里有些成绩，究竟是时间短，成绩并不多。拿钢来说，去年才×××万吨，你们是×××多万吨。其他工业也有些发展，按人口平均很低，比你们差多了。

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的历史，都是自己亲身经过的，说明中国人民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们这辈子人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你们也会逐步觉悟起来的。方才我说过，有些日本人四、五年前不敢讲美帝国主义，但是去年浅沼敢与张奚若发表共同声明，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过了一年，日本人民就掀起了这样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应该说进步很快。你们会比我们搞得快。我们搞了一百多年，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是一百零九年。现在“安全条约”还没有反掉，反掉的是艾森豪威尔访日。“安全条约”现在还存在，但是会反掉的。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也不好说是哪年哪月可以反掉，但总会反掉的。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你们同美国开仗，可以不采取打仗的办法达到目的，别的地方还没有先例，也许你们会创造先例。先例也有，如一百八十年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把英国赶走了，他是采取战争的办法。印度独立并没有打仗，英国人允许了印度独立。你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办法，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办法，就是现在这个办法。成立一个“阻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这个机构，斗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这个机构包括一百多个团体，我们中国

过去没有像你们这样。

总理：这样的机构中国过去没有，中国有个各界联合会，但搞了一下就垮台了，你们搞了十八次统一行动。

主席：十天你们回到日本，日本的斗争还在继续。你们过去没有来过中国的可能不熟悉，呆下去就熟了，你们会知道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

野间：对这一点我们很了解，全团都很感谢。

主席：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学习彼此的长处。关于马列主义的传播，你们比我们早。我们最先是从小日本得到的。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这个人现在是否不在了？

野间：××从中国回去后，他才死的。他还写过一首诗欢迎××回日本。

主席：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野间：听了你的有益的谈话，很感谢。有一个问题，可否问一下？

主席：可以。

野间：我曾反复读过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毛主席是否还想写新的哲学著作？

主席：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想写一点。《矛盾论》已经很早了，想把从那以后这段中国革命经验总结一下。

野间：希望你再完成一本哲学著作。

主席：现在精力比过去差了。我比××小一岁，去年十月国庆节我问他，他是一八九二年生，我是一八九二年生。

野间：但是看不出毛主席年岁有那样大，看起来和我们一样年青，就是在世界上有名这一点同我们不一样。

主席：年岁大了，所以创造性也减少了，这是自然的规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